

做人,他光明磊落,富有魅力;作为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讲原则,对百姓有温情;做基

层工作,他兢兢业业,躬身为桥——

李进祯,大写的“人”字丰碑

本报记者 许凌 拓兆兵 通讯员 和牧川

共产党员



李进祯生前的工作场景。
(资料图片)

“我这一住院,快则七八天,慢了要半个月,麻烦你们代我向组织请个假,别把工作耽误了。”这是李进祯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2017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兴隆乡民生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兼财政所所长李进祯,因劳累过度突发心梗,倒在了脱贫攻坚一线岗位上。当天下午5时30分左右,因抢救无效,李进祯不幸离世。

李进祯,就这样匆匆地走了。认识他的人无法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他的妻子王学红扑到床前:“不会的,让他多睡一会儿,他会醒来的……”他的同事丁海涛泪流满面:“怎么会是这样?”李堡村村民李自刚听闻噩耗嚎啕大哭:“好人啊,让我们只愿不想他……”

他是那样地做官,他是那样地做事,他是那样地做人。几十天过去了,李进祯的感人故事在宁夏传扬。忘我工作,克己奉公,谦恭为民,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作出批示: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李进祯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先进事迹。

这样做官

生命的最后时刻,李进祯挂念的还是公家的事。平日里亲朋好友经常奉承说:“你人缘好,关键是当官没有架子。”“官儿,我是什么官儿?”李进祯每次听了这话总是满脸不高兴:“当干部的,要想不挨骂,就得有一颗公心,离百姓近点儿,再近点儿。”

“麻烦你让白玉仓赶紧把乡上的电费交了,我那还有几笔扶贫资金要兑付……乡上干部的住房补贴登记表也催着要呢……”看着说话吃力的李进祯还一遍遍交代工作,丁海涛眼圈红了,这个人胸中似乎只长了颗公心,思量事情永远先考虑公家,考虑别人。

的确,在李进祯工作的近30年里,一个“公”字是他默默用行动写下的为人准则。

从1988年参加工作起,李进祯一直从事乡财政工作。从各类惠农补贴和征地拆迁补偿到乡干部的工资发放,从养老保险收缴到后勤保障支出,李进祯是乡上干部和老百姓的“管家”。特别是这两年自治区打响脱贫攻坚战后,涉及脱贫攻坚的项目资金陡然增加,扶贫资金的核拨兑付笔笔都要经李进祯之手办理。他的桌子上永远堆着一摞摞票据账

单,每天的工作不是伏案核算票据,就是在银行、财政、扶贫等部门间来回跑。

“人家有的乡会计,把票据算完就让各村自己拿去银行兑付,但李进祯从来都是亲力亲为,对每项工作都负责到底,他这种干法,十里八乡都不多见。”大学生村官王有刚说。这些年,李进祯把自己上班的时间往前调了1小时。“早点去处理完手头的事,到上班时间就能准时去其他单位办事了。”李进祯总这样说。

在李进祯去世前的3个多月里,他几乎没有一次正常上下班。“李所长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得最早,熄得最晚。”在乡政府看门的罗正俊老人最有发言权。闲暇时,罗正俊喜欢和李进祯聊天。“我对他说得最多的,是早点回家休息。他总说自己忙点没有啥,及时给老百姓把扶贫钱发下去最要紧。”

李进祯随身总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详细列着每天的各项任务,干完一项,划掉一项,有时还会列着老百姓提的问题。在兴隆乡,李进祯的电话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问扶贫款的、问拆迁补偿的、甚至问乡上其他工作的,不管是不是李进祯负责,他总是认真回答。对不知道的情况还要记下来,了解后再回复。

“不管早晚,总有人给老李打电话问事。只要是老百姓打来的,他再累再困都耐心给人家回答。”王学红说。

在李进祯手里,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大到全乡6个村4717户的扶贫资金拨付,小到同事们领用的笔墨纸张,李进祯都细细记录核对。兴隆乡每月的财务台账,他总是早早地做完。每年年底对账,乡上的资金账目在他手里没出过一分钱差错。

走进李进祯的办公室,那张破沙发尤其引人注目。5年前,这张沙发搬到他办公室时,就下陷得厉害,皮子多数开裂,李进祯就拿一厚沓旧报纸垫着。后来坐的人多了,沙发陷出一个大坑,他又放上垫子继续凑合着坐。

罗正俊好几次开玩笑说李进祯:“李所长,你管着那么多钱,给自己换个新沙发坐嘛。”“屁股下的东西么,不用那么享受,能凑合着用就行,给公家省两个钱。”在李进祯眼里,只有私人的东西当公家的用,但公家的东西绝对不能随便浪费。

从过去的摩托车到后来的小轿车,李进祯经常私车公用。走村串户,上山下沟,在兴隆乡,李进祯常开着自家的轿车奔波在乡政府和各单位间。有时乡干部下村顾不上吃饭,他还开车一个村一个村给同事们送饭。“我来兴隆乡这几年,老李从没拿着加油条子找我和乡长签过字。”兴隆乡党委书记马海军说。

这样做事

李堡村的李自刚老汉有些懊悔,甚至埋怨乡干部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李进祯去世的消息。“李所长去世几天后我才听说,当时就懵了,我想不通那么好的一个人咋突然就走了?说啥也要来送他一程。”

其实,第一次和李进祯相识时,李自刚还劈头盖脸骂了李进祯一顿。李自刚是兴隆乡的老上访户,因为对拆迁补偿不满意,上访了七八年。“几任乡领导都为我的事头疼。”李自刚说,“因为有些问题迟迟没解决,我和乡干部没少生气。到后来,很多乡干部一听我来了都躲着走。”

有一回,李自刚又在乡政府跟人吵了起来,被隔壁的李进祯听到,赶紧把他往自己办公室里劝。“大爷,先喝杯茶消消气,有事慢慢说,气坏了身子咋弄。”李进祯劝道。

“你是干啥的?少在这装好人。”气头上的李自刚狠狠骂着。

李进祯却不急不恼,哈哈一笑说:“我是乡上的会计。大爷,你的事一时半会儿确实也没法解决,我会记着多帮你问问进展,免得你老人家受累跑路。今天先来我这喝喝茶。”李进祯沏好茶,双手递给李自刚。

看着眼前和气的李进祯,李自刚倒有些不好意思,跟着坐进办公室。

从那以后,只要李自刚去乡政府,李进祯都把他请进自己的办公室,温言细语,热茶相待,帮着李自刚合计他家的事情。他还时不时主动打电话给李自刚,告诉他事情的新进展。

2016年,李自刚的事圆满解决,李进祯很高兴,上门找到李自刚:“以后没事就上我那儿喝茶,我的门常开着。”

在兴隆乡,李进祯的办公室是干部和乡亲们爱去坐上一会儿的地方。大家知道他为人厚道、幽默,很善于开导人,谁有个难事都爱跟他说两句。哪怕有些乡亲生气发牢骚,李进祯也永远是一张谦和的笑脸,总能耐心做思想工作。李进祯常对同事说:“群众虽然有过激的时候,但我一看见他们,就感觉是自己的兄弟姊妹,年长一点的,就当是自己的父母,狠不下心来和他说重话。他们的事,我们要当自己的事去做。”

在新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马俊家里,记者夸他家茶泡得好。马俊的妻子先是笑笑,随后又难看起来。“李所长以前也常来我家喝茶呢,可惜他再来了。”



李进祯(左一)生前带领村民对乡村环境综合整治。
(资料图片)

就在两年前,马俊两口子的日子还容不得他们有闲心喝茶。他们要供3个孩子上学,常年欠着外债,老屋裂了大缝也没钱修补。“那时候一到周五就犯愁,孩子们回来要生活费,得四处借钱打发呢。”马俊说。

2015年,马俊和另外4户村民成了李进祯的帮扶户。第一次到马俊家,李进祯就给他做起了思想工作。

“现在养牛的市行那么好,有没有想过贷款养牛?”李进祯问。

“你当银行搞慈善呢,没个可靠人担保,谁贷给我!”马俊没好气地说。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心气?你要真有这个心,我给你担保。”李进祯说得很坚决。

“当时,他这话我有点不敢相信,这年头,亲戚朋友都不敢随便担保,李所长一个公家人能给我作保?”回忆当初李进祯的话,马俊至今还觉得不可思议。谁知才过了两天,李进祯就打电话给马俊,说贷款的事办妥了,3万元!

凭着这3万元,马俊当年买下4头牛,养了11个月,转手净赚1.2万多元。“我家几年没见过活钱了,李所长帮我,让我一下振作了。”尝到甜头的马俊一头扎进了养牛事业,从4头到10头再到现在的16头牛,马俊家3个孩子的大学学费有了着落,他家房子也新装修了。

给贫困户作担保,李进祯就没担心过还不上钱。

王有刚说:“只要是老百姓的事,李哥总是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他觉得比起自己作担保的风险,贫困乡亲能脱贫更重要。”

不光是马俊,在新生村,李进祯的另一个帮扶对象田自福成了村里的养牛大户,现存栏68头。两年来,李进祯帮扶的5户人家,除了一户因病返贫外,其余全部脱贫。

李进祯的电话在兴隆乡就像群众热线,很多村民有事都打电话找李进祯。“他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没完,有些事他完全可以给人家说上一次就行了,但只

要有人问,他总是一遍遍耐心解释。”王学红说。

有一次,妻子看李进祯连续几天没休息好,趁着他午睡,把他的手机调成了静音。李进祯醒来发现后,不常见地对妻子发了火。看妻子有些委屈,李进祯又立刻道歉解释:“很多庄稼人没午休习惯,万一人家有事联系不上我该多着急,要多体谅乡亲呢。”

李进祯在基层工作了近30年。其实,他有多次机会调离乡上,但他都放弃了。李进祯常说:“乡上虽然事多不好干,但比起到机关坐办公室,我更愿和乡亲们再近一点。”

这样做人

送别李进祯那天,天气不是很好。几天前的雨夹雪让兴隆乡天寒地冻,十里八乡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乡亲们自发前去送他最后一程。冬日的寒风中夹杂着悲泣的呜咽,人们排着长队与李进祯作最后的诀别。

一名基层党员干部,从事普通而繁琐的工作,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的离去为何让这么多干部群众发自内心的悲伤惋惜?答案出自李进祯的同事和当地群众:“一个好人”“做事总是先考虑别人的感受,把自己放到后面”。

善良、敦厚、仁义、诚实的传统美德熏陶出李进祯的为人底色;乐观、幽默、积极向上的品质,塑造了李进祯的人格魅力。

李进祯去世后,马海军为他写诗送

硕士博士,都是理论宣讲的战士

本报记者 姜天骄

“中国梦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这句充满激情的话语激励着一群年轻人冲锋在传播真理的最前沿。他们是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宣讲团,10多年来,他们奔走在军营一线、学校社区、田间地头,向人们讲述着中国故事,诠释着中国道路,坚定着中国信念。

今年42岁的黄朝峰教授是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宣讲团的第一批成员。当时,学校里的不少博士、硕士只看重各自的专业研究,觉得理论课程用处不大,不愿意听。老师想了一个办法:让学生们自己讲给自己听。于是,黄朝峰就成了第一个走上讲台的人。

在备课过程中,黄朝峰发现要想使理论通俗易懂,就要举例子、讲故事。而且自己所在的国防科技大学,就有很多鲜活事例。

黄朝峰的第一节课选择围绕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巨型计算机展开。“我们大家把要造的巨型机叫争气机,就是要争一口气,不能让西方国家再卡住我们的脖子。”这是国防科大“天河”计算机领军人物胡守仁教授的名言。黄朝峰说,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他被深深震撼了。从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造巨型机,到1983年12月份首台亿次巨型机“天河”问世,只用了短短5年时间;从“天河”到“天河”,从亿次到千万亿次,他们在27年里完成了世界超级计算机领域的“逆袭”,创造了中国速度,登上了“世界之巅”。

“这一奇迹是靠什么创造的?答案就写在可贵的银河精神里——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讲台上,黄朝峰述说着老一辈国防科大的爱国情怀,讲台外,听课的师生不时爆发出热烈掌声。

宣讲团成员杨培宇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时对“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句话感触颇深。2016年6月份,在导师刘戟锋教授的带动下,杨培宇加入了中国科协重大调研课题《战略高新技术创新体制机制研究》课题组,并将课题作为硕士论文选题方向。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所承担的课题部分在理论层面有很大的延展空间,如果只是从所学专业角度对其研究探讨,完成课题目标并不难,但是想要把课题做精做细不容易。

就在杨培宇为这个问题所困扰的时候,宣讲团内一场交流会让他找到了突破口。这一天,国防经济专业的5名学员正结合国家关于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作成果交流。杨培宇发现,“战略高技术成果转化体系”在概念内涵和外延上都和“战略新兴产业军民融合体系”有共通之处。交流会后,他便急忙要来了交流材料和课件,学习其中的理论要点和逻辑思路。尽管自己此前并未接触过国防经济专业,但是在与同学的请教讨论中,他逐渐厘清了两个学科之间在这一领域的逻辑支洽点,对课题研究的思路也越发清晰。

随后,杨培宇通过引入部分国防经济理论构建了战略高技术成果转化体系的逻辑模型,在分析国内外现实案例基础上,证明了战略高技术成果转化与军民融合之间存在的内在一致性。2017年4月份,他在中国科协宣讲团完成课题答辩,所提交的专报通过了中国科协评审。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宣讲团通过深钻细研夯实学生们的理论基础,把信仰理论、学用讲话变成同学们的自觉追求,让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广大官兵群众的学习成才、干事创业的强大武器。

印象人物

安徽肥西:

忙碌的冬季采藕人



冬季的安徽肥西有些寒意,但是在丰乐镇万亩莲藕基地,20多位采藕人却热火朝天地忙碌着。从去年7月下旬到今年3月份,他们将在万亩藕塘里工作,享受丰收的喜悦。

人们常说“吃藕容易挖藕难”。藕很娇气,稍微有一点外伤,黑色的泥水就会渗进去,藕就不值钱了。大多数时候,挖藕人都是徒手去挖。藕通常有四五节,一米多长。挖藕人要小心翼翼,不能将藕折断。丰乐莲藕基地的采藕人每天工作约9个小时。为了挖藕,在泥泞的地里要浸泡7个小时左右,经过半机械半人工的方式采摘、捡藕、挑藕,才能将收获的莲藕顺利装车。

“没有用水枪之前,我们一人一天只能采二三百斤藕,使用了水枪后,差不多一人一天能采1000多斤。”采了十几年藕的黄典发说,他们一天的收入大概有500元左右,还是很可观的。这些采藕人的年龄,大多50岁左右。看着成片收获的莲藕,采藕人心里美滋滋的。

上图为在安徽合肥肥西县丰乐镇万亩莲藕种植基地,采藕人董学友(左)、张玉柱将新采收的莲藕装车。
(沈果 查 辉摄影报道)



在李进祯帮扶下,建档立卡贫困户马俊通过养牛,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资料图片)